

吴文化知识丛书

吴学研究所编纂

吴地佛教文化

高燮初 主编

邓子美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B949.2

26

93491

吴文化知识丛书

DH34/33

吴地佛教文化

邓子美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年·北京

(京) 新登字 3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文化知识丛书/高燮初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12
ISBN 7-80109-083-7

I. 吴…

II. 高…

III. 吴 (历史地名) -文化-知识-丛书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4024 号

吴地佛教文化

邓子美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兴源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字数: 67.4 千字 印张: 3.75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4.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缺页破损, 请寄回更换)

序

今年的夏天，北京溽暑异常，我虽然长期住在这里，也回忆不起哪一年有这样的天气。就在人人挥汗的一个上午，无锡吴学研究所所长高燮初先生来到我们历史研究所，带来了他主编的吴学研究专辑之一的《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使我感激莫名。他还详谈了深入探讨吴文化的计划，以及《吴文化知识丛书》即将问世的讯息，我更感到兴奋和钦佩。在这样的心情下，承他要我给丛书写一篇小序，自然是不能推托的了。

《吴文化知识丛书》是一套全面系统介绍吴文化的知识性读物。其内容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不仅适合有志研究吴文化的学者阅读，也能满足对吴文化有兴趣的各方面读者的需要。由于吴文化有优秀的传统，丰富的内涵，这套丛书选题多种多样，缤纷并陈，大家只要看一下丛书的目录，就不难领略。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一向以博大宏富著称。我们的疆域辽阔广远，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各有其文化特点，又彼此沟通融会，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近些年来，学术界重视文化研究，随着探讨的逐渐前进，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显示

出来。我在收入《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书中的小文《丰富多彩的吴文化》里曾谈到，现代意义的区域文化研究，是30年代由“吴越文化”发端的，随后又有巴蜀文化、楚文化……等等区域文化的研究。吴越文化研究之所以得风气之先，固然有种种原因，但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历史上的文化贡献，是一项重要的因素。也正由于这样，吴文化研究近年进展迅速，成为学术、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

我在上述小文中还提到：“吴文化一词，可以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吴文化，是专指周代吴国的文化；广义的吴文化，则泛指吴地文化，把吴国文化前后的源流，以至后世吴地文化的蓬勃发展都概括在内。”我一直认为，现在从事吴文化研究，应该是着眼于广义的吴文化。这是因为吴地的文化能够追溯到上古，而古代的当地文化已经蕴含了后世文化很多因素的萌芽。周代的吴国，放眼来看，不过是整个吴地文化的一个链环。从古代到近代，吴地的文化确实贯穿着某种脉络，分析和揭示这种脉络，我们便能阐释吴文化之所以为吴文化的秘密。

这么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吴国文化研究不重要。吴国是周太伯、仲雍奔吴所建，在《论语》、《左传》、《史记》等书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述。这件史事，长期以来没有学者怀疑（或说崔述《丰稿考信录》疑及此点，恐不准确），只是到了近代才成为讨论的问题。各种不同意见，都对促进吴国历史文化研究的

进步有所帮助。无论如何，考古学工作已经证明，吴国的文化是包含周朝传来的成分的。由周朝文化和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吴国文化的特有面貌，这在整个吴地文化的发展史上是很大的事件。所以，周代的吴国是广义吴文化的一个链环，但这是关键性的链环。

宋代以后，吴地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明清时期苏松常一带的发展，近代上海的兴起，都是用不着说明的例子。近世吴文化沿着怎样的道路演变，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学术界探讨已久的大问题。这表明，近世吴文化的研究和古代吴文化的研究，至少有同样的意义。《吴文化知识丛书》对自古至今吴文化的诸多方面，分别做了详细的阐述，特别注意与现实的联系的近代文化，便是出于这样的缘故。

吴文化是极富吸引力的，如高燮初先生所说：“吴地不仅山明水秀，交通便利，在大量优美的景观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多姿多采的文化宝藏，有待我们去全面发掘。高先生多年研究吴文化，从事吴文化公园建设，成绩卓著。他在繁忙的事务之余，不忘学术，先后编辑了《历史教育问题》“吴学研究专号”，《苏州大学学报》和北京《文史知识》等“吴学研究专辑”，以及上面讲过的《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现在这部《吴文化知识丛书》的出版，更与他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我相信丛书定能得到大家的欢迎，推动吴文化研究的发展。

我家上一代从吴地来京，我小时候在家吃的是南方饭菜，用的是南方家具，听的还常是吴语，因而对吴文化略有感受，每到江南，总有特殊的意念。今蒙高燮初先生雅意，得以在这里写几句话，抒发内心的感情，谨此表示谢忱。

李学勤

1994年9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自序

高燮初先生提出的“学术走向民间，研究面对现实”的主张高瞻远瞩，正切合时代大潮，切合当前学术文化急需。有人或许以为太功利、太实用了。我作过一些专业研究，也出了一些成果，对高先生的主张深有同感。物质文明成果要推广普及，精神文明果实何尝不是这样？！否则，就是高悬在枝条上的葡萄，可望而不可及，说它酸的又何妨！江南佛教文化正是由于扎根民间，才保持了千年长盛不衰。我的这一研究，也可以说是印证了高先生的思路。当然，这并非是说，高雅文化必须迎合市民心态，放弃引导世俗文化向上的责任。相反，是要协调好文化与经济、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关键在于引导。这些层面关系处理得好，就能相互促进；处理得不好，就会相互扯后腿。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江南沿海发达地区，西方文化影响已渗入每一个角落，但西方现代文化无非也从自身传统文化转换而来，而且成功的转换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现代化这个最迫切课题，离不开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是儒、道、佛三家。儒家一向在高雅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道家文化则早已衰落，除了在个别领域，恐怕难以重振。在通俗文化方面，佛教文化

应该说比较有创造性转换的潜力，在民间也仍有相当基础。这些学术观点，都是我先前已提出、论证的，借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再作一次“学术走向民间”的尝试。至于“研究面对现实”，本书一方面在编排上详今略古，另一方面也尽力澄清社会上对佛教的某些误解。

总之，“温故而知新，辞浅而意远，书小而见大”，这是笔者自己在这本小书撰写过程中提出的要求。能否达到？读者自己下结论吧。笔者诚恳地希望各界批评教正。

目 录

序

自序

一、渡江东传..... 1

1. 江南第一寺：从建初寺到崇庆庵 1
2. 顽石点头：异彩纷呈的“江东”义
理与佛教宗派..... 8
3. 良言劝世：佛教伦理与吴地开化..... 15
4. 虎溪三笑：江南士大夫与佛教文学..... 22
5. 画龙点睛：古代江南佛教艺术略影..... 28
6. 西天取经：江南译经事业与中外文
化交流 35

二、多难兴邦 43

7. 一脉如缕：国难、法难与吴地佛教
爱国主义传统 43
8. 万顷太湖一线牵（一）：杨文会金
陵弘法对吴地的影响 48
9. 万顷太湖一线牵（二）：太虚、圆
瑛与吴地佛教改革 57

10. 从孙传芳被刺案谈起：净土宗在 吴地的崛起及近代诸宗流传	63
11. 碧波濯清莲：近代江南佛教文艺 管窥	70
12. 疾风知劲草：吴地僧俗投身抗战 散记	76
三、春风又绿江南岸	83
13. 古刹重光 正信弘扬：80年代 以来吴地佛教的恢复	83
14. 救灾护生 友好交往：吴地佛教 社会、文化功能的发挥	90
15. 由佛教谈传统文化：吴地佛教教 育事业及其他	95
后记	102
编者的话	103

一、渡江东传

1. 江南第一寺：从建初寺到崇庆庵

孙权在镇江甘露寺设计，假为招赘，实为陷害刘备。不料吴国太这关过不了，结果弄假成真，“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多少人间，它是真的吗？

凡是历史故事，当然有真有假。这个故事的真实至少有三点：一是佛教在汉末已流传江南；二是孙权与吴国太都信佛教；三是江南当时已有佛寺建筑。当然，江南第一寺并非镇江甘露寺，而是南京建初寺。据《高僧传》记载，东汉末年，为逃避中原战乱，很有才学的僧人安息国太子世高（安世高）与博通经籍的月支国僧人谦（支谦）相继来到江南。他们针对当时天灾人祸连绵不断的现状，强调佛教息灾保民、安定人心的功效，劝导人们只有广作善事，勿堕恶行才能身享极乐，福佑子孙；他们说理玄妙而实在，手法神奇而实际上传播了来自天竺（今印度）、西域的天文、数学、医学、工艺绘画、逻辑推理等各方面的新知，因而广得崇信。吴大帝孙权听说，特地召见了支谦，谈笑间颇为相投，于是拜支谦为“博士”，派他辅导教育太子孙登。可惜孙登不幸早逝，支谦悲痛之余，来到吴郡（今苏

州)穹窿山隐修。从此,佛教开始在吴地流行。

吴赤乌十年(247),康居国僧人会(康僧会)又来到建业(今南京)。当时孙权已年逾花甲,东吴大司马全琮、丞相步騭相继逝去。孙权伤感之下又想到夭折的太子孙登,想到支谦,亟思“积行累善修身行道以(保)有天下”(《三国志·吴志·孙权传》)。于是,立即召见康僧会。晤谈中,见康僧会学问广博,言词流畅,不禁叹为奇人。随即下令在今雨花台建造真正的江南第一寺——建初寺,以便康僧会弘法。当时的建初寺主要作为康僧会起居与译经场所,规模并不大,以后屡经兴废。至明清之际,禅僧道盛、弘智在此坚持抗清之民族气节,获得东南遗民士大夫广泛拥戴,已改名为大报恩寺的原建初寺亦名声远播,蔚为大寺。清末寺废。

创立建初寺是康僧会江南弘法的第一步。为了进一步扩大佛教影响,他从南京出发,一路东行,最远抵达了娄县(今上海松江),建立了龙华寺塔。沿途,即在苏、锡、常地区,他到处构建茅篷,挂上佛、菩萨像,供人瞻仰,劝人为善。在安世高、支谦江南初传佛法的基础上,由于佛教能够适应饱经战乱之苦的各阶层人们的不同需要,也由于孙权的提倡,康僧会的努力获得了更大的成功。相传,苏州报恩寺(后改称瑞光寺)、报恩寺塔、通玄寺(后改称开元寺)、无锡圆通寺、常州白土山寺等都在吴赤乌年间建立,而且与康僧会、孙权及其母亲、乳母有关。孙权之母吴国太乃吴人,据传她在无锡县

堰桥西高山上曾建诵经堂，后人在诵经堂的基础上扩建为崇庆庵，所以崇庆庵也当为江南最早的寺院之一。

自建初寺、崇庆庵等寺院兴建后，佛教更盛行吴地，佛寺遍布吴中。唐诗人杜牧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生动地描绘了云雾缭绕的江南群山山上山下，无数黄墙琉璃瓦的寺庙若隐若现的景象。“四百八十寺”仅略示其多而已，实际数远不止此，仅无锡地区六朝时期所建佛寺就有崇安、惠山、祇陀、保安、长寿、保宁、兴教、香山、南禅、开利、胶山、金鹗、翠微、静教寺等。隋唐儒门收拾不住，佛教鼎盛，以至吴地寺院林立，遍及城乡。当时常州创建的寺院有太平、显庆、龙兴、开元、崇法、正勤寺等，其中尤以天宁寺著名。该寺初创于唐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开山祖师为金陵牛头山法融禅师，故系中华禅宗祖庭之一。其后几度兴废，至明代且“居三吴上游之胜，创巨观杰构，屹为东南第一丛林”。殿宇宏伟，佛像庄严，整个建筑群达400余间，呈典型的汉传佛教禅寺风格：前为山门及天王殿，中凸现大雄宝殿，左右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四殿拱立，后有罗汉堂、御书楼环绕，并辟有大悲阁、九莲阁、安东堂、念佛堂等多处清修场所。吴地寺塔建筑的典型则应数常熟浒浦的聚沙百福宝塔，该塔始建于南宋，七级八面，塔室为正方形，砖木混合结构，重楼迭彩，塔底为须弥座，塔顶建刹，就好比在穿着江南围裙的

塔身上戴一顶印度帽子，堪称中外合璧的杰构。幸好元、明两朝佛道争胜，佛寺被改为道观，道观又被改为佛寺的普遍现象没有损及该塔，它的比较完整的原建筑构件被基本保留下来。江南佛寺兴建之盛至明末达到了巅峰，从苏州南阳山的佛寺分布可见其一斑。阳山 12 峰，周围 45 里，当年佛教寺庵竟有 22 处，平均方圆一华里就有一处寺庵，其后这些寺庵就逐渐衰废了。

一般来说，江南寺院的兴废应当与整个中国佛教的兴衰同步，恰如部分不能脱离整体。可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古代佛教的鼎盛期为南北朝至两宋，但有案可稽的江南佛寺反以明清为多。固然，这与年代愈久远，史料保存愈难有关；但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古代佛教文化中心由印度北移西域，再由西域东移中国中原与江南的长期历史趋势。正因为存在这一趋势，江南佛寺至明代仍长盛不衰，如此众多。

建造众多的佛寺固然消耗了大量社会财富，但也应看到它的文化价值：一是佛寺作为僧人修持与法事活动的场所，通过其肃穆的氛围，塑像的神态表情，具有安抚、教化民众的作用。你看那山门耸立的金刚，怒目圆睁，一副闻见世间不平事，便要拔刀相助的样子，对作恶心虚者自有几分威慑。再看庄严的佛像，使人油然而生敬仰之心；菩萨的慈祥令人顿感亲切，诸多罗汉栩栩如生则凡人也会觉得成佛之路很多，条条催人向上。自然，瞻仰寺院

不过是学佛的入门之一，长久起作用的还是在寺院里举行的各类法事以及长老对世人的开导。但如这一场所遭破坏，法事活动与开导的效果必定逊色得多，更不必谈信徒的生老病死之哀，对常人难言之痛，将无处可寻诉了。二是寺院作为宗教形式掩盖下的文化中心，具有输入、创造、保存、传递文化的功能。古代寺院是印度文化输入中国的中转站，接待国外僧俗来访，佛经翻译大多在此进行。现代寺院仍然保持了与日本、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佛教的联系，成为国际民间友好交往的窗口之一。寺院的环境也特别适宜于经论注释的撰写以及各类需要凝神息虑的文化创造工作。佛教徒所作的《牟子理惑论》、《肇论》等中国经论对古代宗教哲学、伦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固然无可否认；就是儒生文人雅士、骚人墨客也喜欢借寺院宝地吟诗挥毫，交谊结社，进行文艺创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住苏州南禅寺千佛堂，在此编定有名的《白氏长庆集》。清代名词家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严绳孙等与诗僧居溟在无锡忍草庵结成诗社，相互唱和。常州天宁寺存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碑，无锡祇陀寺刻下元代大画家倪瓒诗。真正是：但凡禅林清门，俱有翰墨传香；举世名山大刹，必存诗画留芳。寺院还为佛教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创作敞开了艺术园地，为佛经、文物、书画的保藏堵塞了散佚漏洞，为许多艺术珍品的展示提供了场所。许多佛寺藏经楼的设计之精、保存之善颇为社会称道，以至明清私人藏书楼如宁波

天一阁等都仿此设计、办理，士大夫珍贵的文物往往捐赠佛寺保藏，甚至有名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存放也系受《大藏经》启发。不少名寺的设计、佛菩萨像的塑制、壁画的创作、法事音乐的演奏本身就是艺术的展示、传递，还有一些寺院专辟有文物陈列室，以充分发挥文化传递功能。三是寺院为名胜锦上添花，让游人憩息增兴。有山有水必有寺，这几乎成了旅游中国名胜景点的惯例，吴地尤其如此，锡山龙光塔、苏州虎丘塔、北寺塔都成为当地风光的象征。缺乏佛教文化知识的人到吴地旅游，简直像入宝山宝地而空手归。古人操劳忙碌之暇，“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典故出在佛寺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你从上海出发，迎面而来的就是真如、南翔两个小站。不说不知道，原来真如的地名缘起就是当地在元代所建寺院真如寺；南翔的地名也有一段故事：梁天监年间（502—519），当地农民在埭地时翻出一块大石，后来经常有两只仙鹤飞来，就喜欢呆在石头上。人们不禁啧啧称奇，于是相约募资在挖出石头的地方建寺。自从动工建寺，仙鹤就向南飞翔而去，从此不复返。寺成后因此被命名南翔寺，如今还有纪念仙鹤的两座小砖塔屹立在寺两边。南翔由此得名。正当这个故事给你寂寞的旅途中增添了一点乐趣，列车已经到昆山，不妨瞻仰秦柱山秦峰塔，然后到苏州。苏州不少名胜本身就是寺院，西园就是典型，它的正式名称是戒幢律寺，始建于元代，初名归元寺。明代徐泰改建为园林，又在稍东处建今